



长篇官场小说
QUANWEI



陈智胜

道破谋略与博弈
斗争与权欲


最具智慧的官场生存小说

看畅销作家陈智胜笔下的检察官绝地反击

名利场和仕途场的生存潜规则全景揭秘

武汉出版社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位/陈智胜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430-5214-7

I. ①权…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1287 号

著 者: 陈智胜

责任编辑: 肖德才

封面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 //www. whcbs. com E-mail: zbs@whcbs. 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9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权位

内容简介

一个中国的小混混却在美国一掷千金买下豪宅，只因他是市长的小舅子？这只是一个幌子，背后另有其人——市长夫人马如芬。

该书为我们披露了众多当代中国官场原生态“内幕”，有些人四处烧香磕头，削尖脑袋向上爬，结果却并不一定有所发展；有些人机遇甚佳，在官场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腐败和黑道是一对孪生兄弟，只要世上还有贪官污吏，他们就需要黑道来保驾护航。官黑腐败势力就像一个防守严密的堡垒，他们利益相关，荣辱一体，都是局内人，自己人。

一位资深检察官面对重重迷雾，能否找到一条揭开山阳重重腐败迷雾的捷径……

第一部

1

12月初冬的一个早晨，10点10分，一辆别克牌黑色小汽车驶进了江南省山阳市市郊的第二看守所。

这个看守所不大，面积不到三千平方米，像一座防卫森严的堡垒，单是它高达八米的巍巍高墙就能让人感到肃杀可畏。从主体建筑物灰旧斑驳的外表就可以看出这所监狱有着悠久的历史。高墙的四个角楼上分别屹立着四个塔哨，荷枪实弹的武警严密地监视着堡垒里的一举一动。此刻看守所内的大院里一群戴着重镣的狱囚们正在和煦的冬日阳光下放风，犯人们自觉地围成一个圈，蹒跚而行，大院里只听到一阵阵重镣磨擦的“叮当”声。

第二看守所在江南省以关押本省那些触犯刑法重罪的案犯而闻名，在本市的一般民众看来，关进这里就意味着被提前判处了死刑，就是说只有那些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罪大恶极、在审判中有可能被处以极刑的嫌犯才被关进这所监狱。它初建于晚清时期，本是一座新军军营。在其后的战火纷飞的北洋政府军阀混战时期，作为一座江南省重要的具有政权象征性建筑，它几毁几建。直到北伐结束，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强人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从此揭开了它新的历史篇章，永久地确定了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的堡垒式建筑的终极用途：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它被用来关押对政权具有特别危害的犯人，在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是政治犯，监狱的主管部门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局，即人们耳熟能详的“军统”。在日伪时期它的主人则是日本宪兵队，关押的则是一些“反政府暴力犯”，也就是那些抗日志士。

从它被确立为监狱的那一天直到现在，它坚固的建筑设计 and 警戒重重的防范措施，让关在其中的无数囚犯根本无法萌生越狱的妄念。在它的监狱史上，只有一个特殊的囚犯成功地做过这种尝试。他就是当时的山阳市军统头子，军统山阳站站站长，黄埔军校第五期出身，军统局长戴笠的同期同学肖长庆，也许是历史的宿命，这座堡垒曾经的主人，他亲手在当时这片断壁残垣中建起这座魔鬼监狱。没想到命运乖谬，世事难料，数年后的他竟然也会成为山阳日据时期后的这座监狱的一名囚徒，他是一个至今还让山阳市的老人们念叨毁誉参半的传奇性人物。

山阳沦陷后，他主动请缨留了下来。他生性冒险嗜血，他本身的经历也很复杂，由于山阳自明清以来有着悠久的秘密结社的码头文化，它也就有着悠久的黑社会泛滥的民风，因此在他这个人物身上有着黑与白杂糅的混世背景。当时的山阳市各个租界里居住着一大批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过高官政要的达官贵人，以他们的人望一旦附日，组成汉奸“维新”政府，必然会给当时的偏居西南一隅的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予以沉重打击。他和他的部属以及他所倚傍的三教九流所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以暗杀恐怖的手段清除及吓阻那些投日以及可能投日的汉奸头面人物。肖长庆不负重庆方面众望，一连串的暗杀恐怖活动让日方始终无法找到满意的汉奸傀儡出任他们的伪政府市长。他成了日本宪兵队恨之人骨的人。后来由于下属的出卖，他不幸被捕，关进这个当时名为“悔改所”的监狱，他拒绝与日方合作，日本人知道他的价值并没有对他进行例行的严刑拷打，而是优裕款待，以软化其志。事后，由于他对监狱暗道机关的熟悉，不久后的一个月黑之夜，终于从一个监狱的下水道里成功地越狱。其后不久，他就在又一起暗杀活动中取义成仁。

太阳已完全爬上了东面的角楼。看守所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让人无限缠绵的邓丽君歌曲，一天中难得的好时光。三十三岁的犯人肖旗正在这些狱囚中踉踉跄跄，他的眼睛打量着四周的高墙，眼神空洞虚茫。历史的宿命。难道这座他祖父亲手改建的监狱将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站。他怎么可能会走到这一步。全是他的急切冒进毁了自己的一片大好前景。他太急于求成，意气用事，到头来将血雨腥风中拼杀出来的基业拱手相让于他人。现在想什么都无济于事也无能为力，悔不听属下之言。现在他只能寄望于对手的理智和慈悲，不至于做出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举动来。一切都是一半对一半，让他无法做出可靠的判断来，他相信对手的懦弱而不敢置他于死地，但他又不相信对手应该具有起码的智商，置自己的要挟于不顾，非要让他一死而俱焚。局势如此矛盾，他心乱如麻。

现实如此可怕，他极力撇开愁绪，把自己拉入到对家庭历史的追忆之中。想象他的祖父肖长庆那刀光剑影的一生，让自己能够获得直面死亡的勇气。他能活着走出这个死亡之地吗？像他的祖父那样绝处逢生。

这时，邓丽君的歌声戛然而止。

“4280，到会客室。”一个冷冰冰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取而代之。

肖旗听到自己的囚号声，让他一愣，是谁来看他，他的妹妹肖亚男？她曾在一个星期前来为他带来生活必需品，今天不是探视日，是律师？那个弱智无比的官方指派律师？他走向罩着整个大院的大铁网的铁门，向一名武警喊“报告”，然后在他的带领下前往监狱会客室。

冷清的会客室内，一身黑色西服的史东独自一人极不自在地来回走动，为即将到来的会晤而忐忑不安。这时，一名狱警走了进来，对他耳语道：“我都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地跟他谈，没人打扰。”

“谢谢焦所长。”

几分钟后，肖旗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来客让他一愣，出乎他的预料，竟然是史东这个杂种。他曾是自己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深受他的器重，他待他不薄，现在史东则是一变节者。自己失势身陷囹圄后，他为了自保而投靠自己的死对头，成为山阳市的另一个黑帮头子牛涌的手下。他来此何干？肖旗脑子里猛然一个闪念，自己的预判是对的，在这个非常时刻，他悄然探视，绝不是出于对自己这只死老虎命运的关切，而一定是肩负着他人的使命。现在悬着的一颗心可以稍微平静下来，自己还有一线生机，逃离绝境。对手的确是因为懦弱而不敢置自己于死地，让大家同归于尽。

会客室内，史东不敢正视肖旗的目光。在这个曾经是自己“大哥”的人的面前，他无法直起腰来，肖旗的沉默让他更加感到莫名的恐惧。他明白，大哥就是大哥，不论他身处何地，这种做大哥的威严都没有失去对自己的震慑力。

“你坐下吧。”肖旗冷漠地说，把他从难挨的沉默中解脱出来，他本来想大声地怒斥他的不义和卑劣，但长期的牢狱生活早就磨光了自己的霸气，以自己目前的处境，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去控制局面时，最好是克制自己隐忍待时，蓄势待发。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在他身处绝境后才算是彻底地明白了它。但却悔之晚也。早知道能按照这个简单的道理去做就好了，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

“只是来看望我？”肖旗平静地问道，“难为你没有忘记我这个做大哥的。”

“我对不住大哥。”史东嗫嚅地说。

肖旗宽慰他。“没什么对不住的，山大王倒了，下面的喽啰自然就要散了，找新的依靠，忠义二字毕竟不能当饭吃，你们还得在这个世界上混下去，要找碗饭吃。”

“谢谢大哥的宽宏大量。”

“咱们就开门见山，这毕竟不是茶馆，没时间闲扯，你来此，肯定是有贵干的。”

史东点点头。“不瞒大哥，我是受牛老板之托前来和你协商的，万事和为贵，当初我也曾劝过大哥，不要过于得罪当权者，时机还不成熟，还不是咱们摘桃子的时候，但大哥太过于自信了，以至于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不要说了，”肖旗不悦地打断了他，他的话戳到自己的痛处了，走到今天，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自己错估了实力，以为他们会怕他。“你就直说你的来意吧。”

“他们想问你的态度？”

“我有什么态度？我现在的处境能取决于我的态度吗？”肖旗反问道。

史东感到事情有眉目了，肖旗的话硬中带软，于是他隔着桌子向他凑近说道：“只要大哥有讲和的意思，他们将会对你宽大处理。”

“怎么个宽大处理？”现在肖旗终于确信自己可以绝处逢生了，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很简单，只要大哥保持沉默。”

“如何沉默？你说具体点。”

史东站了起来，走到他的面前，与他并排而坐。“我就真说了，按大哥犯的事，别的不论，就这组织黑社会一条，就足以使大哥处以极刑，现在只要你保持沉默，他们就会只判处你个死缓，然后你在里面委屈个三五年，他们就会想办法把你弄出来。”

“我的手下怎么交代？还有老五的事你们怎么办？”肖旗关心起自己黑帮里一直在逃的二号人物武军的命运。

史东愣了愣。他没想到事情到了这个关口，肖旗自身难保，还有心情去操心别人的安危。“你的手下，他们也交代了，都会得到宽大处理的，能轻判的就轻判，能不判的就不判，至于老五嘛，现在事情还没有平息，毕竟他有命案在身，杀了牛老板的手下，并且在逃，暂时还无法结案。不过，等风平浪静了，他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他说完了，看着他，等着他的表态。

“就这些？”肖旗问道，他不满意这含糊的承诺。

“反正他们让我说的就是这些，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你也知道他们的难处，想把你这桩事给摆平捂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你这件事他们也不能不顾忌到社会舆论。”

“那我这些年来辛苦挣的那些钱，看样子是很难再从他们的荷包里掏出来还给我了。”

“这……”史东无言以对，为肖旗的不识时务、不圆融很是恼怒，但又无法表达出来。

肖旗权衡得失，心有不甘。蓦地诘问道：“你开口一个‘他们’，闭口一个‘他们’，让我好奇，这个‘他们’，你能否具体说说他们到底是哪些人？你的牛老板肯定是成不了‘他们’的。”

“这你可难为我了，”史东解释说，“大哥你是明白人，心里自然明白他们到底是谁，我也只是代人传话而已。”

肖旗笑了笑。“我凭什么相信你，就你这么一说，我就相信‘他们’。”

“早知道你会这样问，这个非常时期，他们怕招人耳目。”史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随身的公文包，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不大的便笺纸来，展示在他的眼前，但并不交给他。“大哥你别生气，这是上面特意吩咐的，只能给你看，不

能给你，你知道这是谁的笔迹。”

便笺上只是简单地写了一句话：我们说到做到，请你相信来人的话。没有落款、日期。肖旗看完后，史东很快地又把它放进了公文包。

“没办法，旗哥，这样做是上面的交代。”

“不留下痕迹，”肖旗冷笑道，“就这一句话，难道就能让我保持沉默，不给他们找麻烦。”

“事情只能说到这里，旗哥，我斗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到了这个地步，信不信只能由你了，他们是绝不会亲自来当面给你作保证的。”

他言语中的大不敬让肖旗怒不可遏，他“蹭”地一下站了起来，左手掌“啪”一声重重地捶击在桌面上，把说客史东吓了一跳。“别给我老子玩这套，老子早就防着呢，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别给老子耍花招，他们玩不过老子，记着还有老五呢，老子现在还不是砧板上的肉，他们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旗哥，别意气用事，”史东见肖旗打破和气，不卖给他面子，也索性不再恭敬，针锋相对。“反正我已经给你把话带到了，路该怎么走，你比我更清楚，识时务为俊杰，如果你还放不下你老大的架子，认清自己的处境，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看看现在的你，你应该明白，你不再是一个老大了，而是一个囚犯，你能折腾出什么风浪来，你真的以为你要挟他们，能把他们怎么样？只不过是给他们找些麻烦而已，整个山阳市都是我们的天下。”

肖旗对他怒目圆睁，右手握成了一个拳头，把史东吓得后退一步，但是他没有打出去，保持克制，他现在是一只死老虎，早已没有了虎威。继而冷笑道：“你变得好快啊，一下子你口中的‘他们’就变成了‘我们’，我以前可真是低看你了。我老实告诉你，你会死得比我还难看，我可给你事先掐好脉了。”说到这里，他不再听他的辩解，起身离开会客，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郑重地说道，“你们会有我这一天的，就算你们摆平了我，老天也会长眼，不会让你们这些杂种继续坑害国家的。”

2

十二月的北京，已是一派银装素裹。早上8点30分，中国政法大学的特聘法学教授章铮准时地走进了阶梯教室，他中等身材，由于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都坚持八公里的长跑，他有着一副运动员一样的体形，此刻他肋下夹着厚厚的讲课资料，他授课的教室照例总是坐得满满的，连教室的过道里都坐满了用报纸当坐垫的学生。他的课与众不同，生动活泼，他从不从教材里那些枯燥的理论出发，而是从案例，一个个生动鲜活就发生在当下的那些涉及腐败职务犯罪的案例，其中有一些还是他亲手经办的案例中娓娓道来，让学生们在案例中领悟法学理论和

法律的一般精神。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大案要案处的资深检察官，他驾轻就熟地用这种授课方式赢得广大学生的欢迎。而且经常有一些记者混杂在学生当中希望能够从他的授课中淘出点内幕新闻来，尤其是近期他历经艰险查处一起腐败大案使他更加成为校园内外受人瞩目的焦点人物。这让他时刻保持警惕，避免自己的话有可能会被媒体利用以影响目前的庭审工作。

他扫视了一下教室，果然他在阶梯教室的第五排发现有人正拿着手提摄录机对着讲台。每周一次他自编的《制度设计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讲座，还有两讲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一讲是最关键核心的一节。在他走进来的一刻，热闹的教室迅即安静下来，只听到一阵纸张“哗，哗”的翻动声。他微笑地朝学生们致意，坐在前面几排的是他任导师的法学硕士班的学生，他们显然来得太早了，否则是不会占到这么好的位置的。然后他打开了自己的教案。

“有哪位同学说说，对上一讲中我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看法，”章铮看着黑压压一片的学生开口说道。这是他授课的特点，通常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他的授课总是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就是他力求达到的教学效果，他传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学习知识的方法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才是教书育人的宗旨。

“我认为不合程序正义。这个证据不能在法庭上采信。”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同学站了起来，这个同学是他任导师的法学硕士研究班的学生孔令光，爱思考，有着很好的领悟力，深受章铮的赏识。

“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获取的窝赃毒品的证据不能采信。”

章铮没有立即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扫视着其他的同学。希望借此展开讨论。

另一位同学在他的目光鼓励下站了起来。“我认为能够采信，刚才那位同学太过执着于现代西方的法治理论，而没有从目前我国的法治水平不发达这一实际特点出发，实际上这种不合程序正义的证据在我国是普遍采信的，我随手可以举出大量的案例来证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如果相冲突的话，就我们目前的法治特点来说，程序正义比起实体正义是第二位的。”

两位同学争论起来，相持不下。周围的同学也参与进来，教室顿时热闹了起来。章铮适时摆手平息大家的争论。“同学们，我想说的是，这两位同学的意见，从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出发都是正确的。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一直是我国法治水平落后的一个制度性的缺陷，从我国今后的法治完善的进程来看，必然会越来越重视程序正义。我上一讲所说的这个发生在广东的案例中，确实是因为警察采取了不合法的手段获得了证据，但最终审案的法庭出人意料地没有采信，从而使当事人从轻量刑。这个案例的判决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第一次把程序正义放在了与实体正义并重的位置上。法律的前提是什么？是平等，而法律追求的目的则是公正，社会正义。同学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际上就是社会公正不可侵害的两个部分，偏重任何一方，都会危害到社会公正的伸张，都会损害法律的

尊严。”

当他激昂地说到这里时，一个身影干扰了他的视线。是老柳，他高检反贪总局的同事和老部下柳正华，一个远比章铮资深的检察官。正是因为他的指导和帮助使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名合格的检察官，在他眼中，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长者和前辈。正悄然地坐进了教室的后排学生们当中，他朝他眨了眨眼，不想干扰他正常的授课，示意他继续讲课。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来更好地表达我的想法。”章铮回到讲课的思路上来，继续说道，“那就是‘用任何手段来追求最崇高最神圣目的的达到，都必须让位于用合理的手段所能达到的最基本的目的。’这句话说出了一种司法实践中所应遵循的最基本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追求的目的不易达到，而这个目的对我们来说又是如此的神圣崇高，以至于我们用正常的手段而不能达到，而不得不用非常甚至是不合法的手段才能达到，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种价值选择，那就是衡量我们行为的意义到底是一种目的所决定，还是一种手段所决定，现代的法治理论告诉我们，这是鉴于人类法治历程中许多惨痛的经历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这种现代法治理论告诉我们，手段比目的更重要，要用合理的手段来达到也许比实现这个崇高目的更次一级的基本目的，这就是法治的精神，程序正义的要义。恶的手段绝对不能达到善的目的，如果你使用了恶的手段达到了你所认为的那至善的目的，这种善就绝对不是一种真善，而是一种伪善，这种伪善是不能持久的。法律所要体现的社会公正这一最高最神圣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用最合理的手段所能达到最基本的目的的累积而最终得以实现的。”讲到这里，台下响起了学生们热烈的掌声。

“我们目前法治状况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就在于没有树立起一个正确使用手段的价值观，也就是对程序正义的重视，我们真正忽视了对法律中所隐含的种种基本价值观的深刻认识，今后我国法治水平的进步，可以说在很关键的一点上，取决于我们对包括人的权利的这一基本价值理念的思想解放。”

又是一阵学生们热烈的掌声。这才是对一个为师者的最高奖励。

“你讲得真棒。不愧是一个学者出身的检察官。”下课后，柳正华敬佩地说道。章铮收拾着教案没有抬头看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老柳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确实如此，我也很难为情，打扰你的假日时光，是李局长让我来找你的”，柳正华很抱歉地说，“我想局里肯定是出了‘大事’”。

“什么事？”章铮皱着眉头问道。

“李局长没说。”

离开校园，深黑色的奥迪车载着章铮驶往东城区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北河沿胡同。他今年三十九岁，七年前身为中国政法大学西方法治史副教授的他，在高检的公开招聘中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一名检察官，从而让自己的法治理念转化为实践，一偿所愿。一年后，他在一起闻名北京的非法集资案中所表现出的魄力被上级所器重调进了反贪总局。进反贪总局接手的第一起案件，就是当时还任反贪局第三处——大案要案处——的处长李东升亲自查办的经济案件，在这起案件所涉及的许多高级干部受贿问题的查处中，章铮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善于抓住关键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对案情的缜密的思考推理以及学者出身所具有的完备的知识素养，都深受上级李东升的赏识，展示出了一个成熟干练的检察官才能。从那以后，章铮就开始了独立办案的历程，一些反贪总局亲自侦办的在全国有影响的涉嫌职务犯罪的大案要案中都不少了他和他办案小组的身影。并很快在四年后升任重案处的处长，一年前，他亲自主办的广西北海一起全国闻名的特大走私案中，自己再次无与伦比地表现出了卓越的办案能力，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走私嫌犯中涉及大量外籍人士，顾及国际影响，因此查处过程十分棘手，必须时刻谨慎，而且还要在规定的时限内把那些参与走私的各级地方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的罪证拿到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最后还是历尽无法想象的艰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使案件很快就进入司法程序，给国家挽回巨大的经济损失。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决心依法治国的国家形象。他也由此成为全国检察系统中的一个明星人物。

长年天南地北马不停蹄的办案工作，让他身心俱疲，数次累倒在办案过程中，他觉得有必要调整一下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长年奔波在外，让他无法顾及自己的家庭生活，有愧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希望有一个调整休憩的时间。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一年的时间让他借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当一名客座的兼职教授，当然也附带一个任务，就是为检察系统选拔培养后备力量。

现在离李局长亲自答应的一年期限才刚刚过了半年。他想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非常重大的事，是不会把他从校园叫回总局的。临借调前夕，李东升局长为安抚他，曾和他约定，除非有天大的事，否则不会去找他，让他安心授课。章铮心里怦怦直跳，到底是一桩什么样天大的事呢。

3

半个小时章铮和柳正华就赶到了反贪总局。一名值班的警卫告诉他们，李局长留言让他们直接到五楼的会议室去。

一走进会议室，章铮没想到高检主管反贪总局的刘副检察长也在，除他之外，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其中一个与刘副检察长并肩而立的长者，满头银发，

估摸着年纪在六十上下，此人章铮觉得面熟，但想不起来曾在哪里见到过他。另一个与李东升局长中断了谈话正看着他的陌生人，五十岁左右，瘦高的个头，但看上去却十分精神。

“他就是章铮，”李东升介绍他和几位陌生的高检来客相互认识，“这位是中纪委的唐副书记，这位是江南省纪委书记何百谦同志。”

看着眼前的这位长者，章铮想起来了，这位唐副书记曾来过高检视察工作。这时唐副书记和何百谦走过来亲切地和他握手。

“坐吧，小章。”刘副检察长和颜地招呼他。然后大家都坐在了会议桌旁。

“我想你在来的路上，恐怕也想到了叫你来的目的，”李东升继续说道，“对不住你了，我失信了，我曾对你说过，除非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情，我才会中断你的为期一年的教学工作。”

“我想这事应该算是天大的事。”刘副检察长补充道。

章铮不知是不满还是发泄，对李东升说道：“我早就料到了，你不会让我好好休息的。”

大家有节制地晒笑起来，打破了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

“你就直说吧。”章铮对李东升说道。

“还是我先说吧，”唐副书记抢先说道，刹那之间，他的神色凝重起来。“我早听说你是一个侦办职务犯罪的高手，疑难棘手案件没有你对付不了的。今天叫你来，确实可以像刘副检察长刚才说的那样，是一个天大的事。这种说法一点都不为过。你来看一些照片。”说到这里，他走到会议室的一角的长沙发上，拿起一个公文包来，从里面掏出了一沓照片递给了章铮。

照片是从各个角度围绕着一幢西式豪宅拍摄的，游泳池、前后花园、车库、网球场、马房以及一望无际的乡间农场等等，诸如此类的高档生活休闲设施，充分展示这幢豪宅的奢华，远非是一般富裕阶层所能拥有的，其主人必然是腰缠万贯的超级富翁。其中有一些照片还拍有的人物，有男有女，但照片的背景仍然没有脱离那幢豪华住宅，从人物照的拍摄角度上可以判断是偷拍的，只有中远景，人物不是很清晰。从照片豪宅的建筑风格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还有照片中无意摄进去的大量外国人，章铮凭经验可以肯定地判断这幢豪宅在国外，而且他极有可能是在美国的某个地方。这组照片意味着什么，难道与他的工作有关，涉嫌贪污受贿，职务犯罪。章铮从照片上移开视线，怀着满腔的疑惑盯着唐副书记。

“这幢豪宅坐落在美国的洛杉矶市西北部的郊区。该怎么说呢，我们也还是停留在怀疑阶段，目前下结论还不适宜，”唐副书记开口说道，然后他拿起其中的一张照片，指着照片中的那个女主人，“出现在这张照片中的华人女性，你猜是谁？”

章铮摇了摇头，他怎么猜得出来这个女人是谁。

“她是江南省山阳市市长梁大业的夫人。另一个男的是她的弟弟。事情的经过

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唐副书记说到这里忽然停下了看着章铮，似乎在吊他的口味。章铮的心情莫名地亢奋起来。

“举报这件事的是山阳市的一个退休教师，”唐副书记继续说道，“两年前他随子女定居在美国的洛杉矶，碰巧的是他所居住的蒙哥马利镇宿舍正好与这座豪宅相邻，那是一个只有一千多人的小镇，环境相对封闭，小镇上的人几乎都相互认识。小镇上的人也都与这座豪宅的主人，一个做石油天然气生意的商人威尔·惠灵顿熟悉。就在这位退休教师搬到这个小镇的半年后，这个威尔·惠灵顿忽然卖掉了他的豪宅，具体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我们不去探究，这事在那个小镇上自然是一件大事，每个人包括这位退休教师在内都很关心这座豪宅的买主是谁，最后终于有了确切的传闻，说是一位在美国做生意的日本人花了150万美元买下了它。威尔·惠灵顿净赚了50万。美国的财产制度是透明的，人们是很容易弄清楚具体的交易金额的。这事尘埃落定之后，这位退休教师也就没有兴趣再继续关心此事，而且这个豪宅的新主人也十分神秘，很少在镇上露面，而且也很少和镇上的市民来往，大家也都见怪不怪，认为这是东方人的神秘习性所致。直到半年后的一天，这位退休教师很偶然地与这位豪宅的新主人在小镇的超市里不期而遇，让他大吃一惊，以为他看花了眼睛，原来这个日本人竟然是个冒牌货，是个中国人，而且不是别人，正是山阳市市长梁大业的内弟马如坚，多么巧，没想到世界这么小，在大洋彼岸他乡遇故知。”

“这位退休教师确信他没有认错？”章铮打断他问道。

“没有，他虽然在山阳市没有与这个市长的小舅子直接打过交道，但通过一些间接的关系认识这位市长的小舅子。马如坚曾在一起桃色案件中与人斗殴，致人伤残，被判了5年徒刑，那时梁大业还没有当上市长。这种不期而遇的发现自然勾起了这位退休教师的兴趣，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就想把事情查个清楚，因为据他在山阳市的了解，这位市长的小舅子是个无赖，从没做过正经事，一不经商，二不开公司，什么本事没有。后来他在当地房地产部门查找这起房屋买卖的档案时，又让他有了惊人的发现，档案中的记载竟然表明这个市长的小舅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而且还有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山下冲。这种掩盖使这位退休教师对此事由兴趣转向了怀疑，怀疑山阳市的市长及夫人可能存在着腐败问题。而这位退休教师在来美国前对山阳市官员存在的腐败问题早就有所耳闻。再到后来，他在当地那幢豪宅附近跟踪到了市长夫人马如芬，这就更加证实了他怀疑是有道理的。最终让他确信山阳市市长梁大业与夫人存在腐败问题的，是他接触到一个曾在这幢豪宅做过女佣的墨西哥女人，从她嘴里得知，这幢房屋的真正的主人是马如芬，他的内弟只不过是一个代理人罢了。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主人卧房里挂的不是马如坚夫妇的挂像，而是市长夫妇。而市长小舅子也曾明确地告诉过这

位女佣，这位不常来住的马如芬，才是这座房屋的主人，她得听从她的一切安排。但是身在大洋彼岸，他力所不及，无法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怀疑，最后，他就拍了这些照片寄给江南省纪委。”

“市长梁大业来过吗？”章铮问道。

“目前我们还无法知道。美国那边的事我们就先按下不说，我们现在就算是从最好的方面想，那只是一种怀疑，而不去深究，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说山阳市的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去查个究竟了，否则就是我们纪检部门的渎职。”说到这里，唐副书记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材料来，放到章铮的面前。“其实我们纪委在收到那些照片之前，通过各种渠道，就已听到过不少山阳市存在的腐败问题，当然并不局限于梁大业一人或是他周围亲近的几个人身上。也接到过一些举报材料，但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我们也曾下去做过一些调查，得到过许多有用的线索和情况，但总的来说，收获不大，没有查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说白了，抓不到大鱼。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头绪开展工作。这是我们不久前收到的一份最有价值的举报材料，举报人是山阳日报社一个资深的老编辑，名叫李泽生，这位长者十分富有反腐热情，很难得，曾多次向市纪委省纪委乃至我们中纪委反映山阳市高层领导存在的重大腐败问题，这份他最近寄来的举报内容十分详尽的材料，让我们对梁大业等官员的腐败问题有了定性的认识，它举报梁大业与一家港资房地产公司‘宏大’公司之间存着一起很可能金额巨大的不正当的权钱交易。这份举报材料揭露，这个‘宏大’公司在虚假的招投标活动中，廉价买到当时看来很普通并没有什么巨大商业价值的一块土地，当时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任何权钱交易的嫌疑，官商之间巧妙地在公众面前设了一个圈套，给人一种政府与港方双赢的假象。但是不久，次年的政府市政规划出台后，人们才明白这桩交易幕后的肮脏。在出台的市政建设规划中，将要兴建的城市轻轨系统工程竟然把这块‘宏大公司’所购土地包裹其中，而且将来若干年将要大力兴建的CBD中央商务区也将与这块土地毗邻，本来并没有良好的商业预期的这块荒地顿时成了寸土寸金的旺地，地价顷刻间翻了十几倍，让港商赚得盆满钵满。如果此地是在市政规划出台后由港方购买，不论其升值还是贬值，广大市民都无话可说，而且就是其余不论，单从市政规划上也可以看出问题，从市区交通布局和建设成本来看，轻轨建设都没有必要走一个弯路将‘宏大公司’所购土地围在其中，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来这里面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猫腻，就是市政府有人明知市政规划出台在即，明知此地将成倍升值，而故意廉价卖给了港方，而且是明目张胆，让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他们牟利。”

“有能力进行这起权钱交易的是该市亲抓市政规划和轻轨工程的市长梁大业。”这时，当省纪委书记何百谦插话道，“现在时下的山阳市，房价高涨，一般市民根本就买不起住房，而该市的房地产政策却从来没有向中低收入阶层的市民倾斜，

丝毫不把中央的政策放在眼里，造成广大市民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民怨极大，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城市改造拆迁引起的社会问题，十分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这起肮脏的交易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极大愤慨，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也危及社会稳定。由于这些腐败官员的倒行逆施，该市还黑帮盛行，社会治安十分恶化，犯罪率居高不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而据我们省纪委下去了解，梁大业与宏大公司老板袁立人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私人关系。”

“现在综合我们对山阳市存在的腐败问题的调查以及相关的大量举报材料，可以基本上判定梁大业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唐副书记再次说道，“有极大可能是一个以他为首的腐败群体，这个案件的查处必将让一大批腐败官员浮出水面。对此我们是有着心理准备的。”

唐副书记停顿片刻，何百谦书记接着说道：“梁大业这个人在当地素以有魅力而闻名，自从他四年前上任市长后，也确实让当地的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起色，他的从政能力在本省有着很好的口碑。因此他的身上现在还笼罩着一层炫目的光环。中纪委和我们省纪委早就注意到了该市存在的腐败问题，但是我们以前的工作失误，使我们始终没有把市长梁大业纳入重点调查的视线之内，他这人据我所知，胸有城府，十分警觉，也可以说他的问题隐藏得极深，我们有几次想从外围发现他的腐败问题的蛛丝马迹，但最终都无法进行下去，这一方面说明他有很强的反调查能力，要知道他是一个副省级的市长，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到了在他周围有着一层严密的腐败网，让我们无法透过这层网来触及他的问题。”

“因此，此案的查处将会是十分棘手的，”唐副书记说，“比你们以前所侦办的案件将会更加困难，梁的级别高，而且是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当地土生土长逐级提拔起来的高层官员，在江南省方方面面的关系可以说是十分深厚，我们也不能担保，在梁的背后不会有更高级别的腐败官员，这也是为什么会让你们来侦办的原因，能够排除不必要的人为干扰，希望你们这些反腐能手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

这时刘副检察长拍了拍章铮的肩膀，郑重地说：“反贪局已经决定了，把这起大案交给你来侦办，你有没有信心？”

章铮思考片刻，他别无选择，这是他一个检察官义不容辞的职责。答道：“我有信心。”

“人员调配以及各种要求，我和何百谦书记会无条件地满足你。”李东升说，“我做你的总务员和协调人，一定要把这些腐败分子绳之以法。”

“线索和各种材料我都带来了，”唐副书记这时站了起来，示意章铮跟着他来到相邻的一个工作间。望着房间里堆着四个厚厚的大纸箱的一角，章铮倒吸了一口凉气，此案真是非同小可，“我们所掌握的材料都在这里了，你回头仔细研究，

找到此案的关键突破口，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取证工作，我要求你们在取证调查中一定要保密，这一点十分重要，要知道这个案件的查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台上，这当然会增加你们的查处难度，在还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证据前，不要打草惊蛇，使整个案件的侦办受到腐败分子的反制，陷入被动，使查处工作陷入长期化，就是说一旦与腐败分子面对面交锋，就要能够扳倒对方，立于不败之地。要知道梁大业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市长，他是不会甘心束手就擒的，你们和他们进行的将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你们的任务将会十分艰巨，而且有可能十分危险。我希望你下去后和江南省纪委组成一个由你领导的调查小组，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梁大业实质的腐败证据，为走向司法阶段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章铮有点犹豫，因为唐副书记的话有些模棱两可，什么是较短的时间，期限具体是多久，这不能马虎。

“这个办案期限嘛？”唐副书记似乎看出了章铮的心思。“我看以半年为宜，不能拖久了，时间一长，难免会出现一些我们意料不到的情况。”

“行。”章铮点了点头，虽然他对即将接手的这个案件还懵然无知。但这个期限还不算太急促。他相信自己的办案能力。

4

山阳市公安局长吴成岳的办公室里一群电视台的摄录工作人员正手忙脚乱地调试布置灯光和镜头。吴成岳坐在办公桌后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他四十多岁，身材矮胖。这是该市电视台正为近一年来该市社会治安的年度工作成绩制作一个系列专辑中的一部分。今天是一个对他的三十分人物专访，将要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化妆师正在他的脸上打着妆抹着粉。他不时看着镜子审视着自己的形象。他十分喜爱上电视，这是一个信息时代，要想让自己在仕途春风得意，就得很好地利用传媒这个工具，扩大影响力，增加知名度，给有关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吃。就是这个道理。包括市长梁大业在内的该市领导都十分重视在电视中塑造勤政爱民形象。

“这样可以了吗？”化妆师忙活儿了半天问道。

“可以了，就是头发没有遮住。”地中海式的脑瓜让他觉得有点不妥，化妆师怎么忽视了这很重要的一点，这样上镜的话，就会让他的实际年龄显得有些偏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上电视要的形象就是年轻有为。那个化妆师又重新地忙碌了起来。

这时一直坐在屋角长沙发上跷着二郎腿抽着烟睨着他的一位女记者，蓦地不耐烦起来嚷道：“你有完没完？”那种神态丝毫没有把他看做是一个堂堂的市公安局局长。